



消防員尹艷榮



消防員鹿題



消防員陳嘉華



消防員孫雲飛



消防員田寶健



消防員喬鵬

消防五大隊 無人歸來

出警25人 2人確認死亡 其餘23人至今失聯

21歲的胡樂本可以躲過這場災難。爆炸前3天，他主動停止休假，歸隊。

如果沒有這次爆炸，3天后，19歲的李長興就能按計劃結束消防隊的實習，拿到技校畢業證。等待他的，還有一段剛剛開始的戀情。

他們是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隊五大隊的消防員，是天津港六支“非公安消防編制”消防隊之一。8月12日晚，他們第一批趕赴火場，遭遇爆炸。

五大隊沒有了任何聲音，出警25人，2人確認死亡，其餘23人至今失聯。這也是唯一一支至今沒有一個人活着回來的消防隊。

風雨里做俯臥撐

8月初的天津港，早晨靜謐、溫潤。消防支隊五大隊消防員的一天，比港里很多人開始得都早。

早上6點，這群20歲上下的小伙子就被起床號從床上拎起來了。

先跑上3000米，洗臉、做衛生、吃早餐，檢查器材、保養機車。

8點半，正式的业务培訓和體質訓練開始。

除了火場分工、高空救援、器材使用等基礎知識，站軍姿等體能科目也少不了，“完全的軍事化管理，就和正式的消防員一樣”。

“這里最不缺的就是能吃苦的人。”消防員家屬薛玉剛(化名)回憶，港口的火災不常有，隊長就領着大家練體能。

網上流傳的照片顯示，隊里20多人在大風大雨里做俯臥撐，手臂直立，肌肉鼓脹得能看見血管。雖然練得渾身濕透，但小伙子們臉上都帶着笑容。

劉雪娜記得，老公、司機班班長遯燕輝的體能測試很頻繁，跑步、攀高、引體向上……重要的項目一樣也不少。考得好，可能加薪；考不好，還會罰錢。

除了體能考核，業務資格也要考。

他們要學會操作登高平台車、搶險救援車、泡沫水罐車、化學洗車、德國曼水罐泡沫車、德國曼大流量車等。

還要考原地着裝、四樓爬登金屬梯、單兵二樓滅火操等項目，根據熟悉程度來發放等級證書。

離開者和堅守者

在消防大隊做後勤的劉雪娜說，對於十幾歲的孩子來說，這樣的鍛煉顯得殘忍了些。這幾年，隊里的人員流動很頻繁，多是被這種訓練給吓跑了。

這些從山東、河北等鄰省農村來的男孩，基本在消防隊里做一兩年就走了。

一位同在天津港消防支隊任職的消防員說，“消防隊工資少，請假不好請，不是內心強大堅持不下來”。

“工資少，還要出生入死。”一位消防員的家屬回憶，消防員的工作不只是面對火，幾乎包括一切險情。

“有火情時救火，港口有人溺水，他們也往前沖。”

去年冬天，零下十幾攝氏度，有人落海，執勤隊長張奇穿着衣服就跳下去救人。溺水者得救了，他“穿着冰坨”上了岸。

也有人說，那些離開的人，去學技術或者干點兒別的活計，絕大多數收入都比這個把生死掛在嘴邊上的職業高。

然而堅守者並不少。

司機班班長遯燕輝在五大隊工作9年，是整個消防隊里資歷最老的人。天津港消防支隊自成體系，隊長、指導員都是從外面調，隊里的晉升通道狹窄；對於一個剛有了孩子，有了買房壓力的人來說，夫妻倆合計六千的月工資有時捉襟見肘。

但遯燕輝從沒想過轉行，妻子說，他一直認為這是一個“能夠給人帶來成就感的工作”。

五大隊的鄰隊四大隊的消防員張元(化名)也覺得，這個行業、這支隊伍有自己的驕傲。

每次滅完火、救完人，張元在歸隊的路上都會很激動，“我就感覺特別自豪，自己很英雄。”工資不多，但也是辛苦掙來的，不管有沒有“編制”，他拿着都很有底氣。

這種驕傲，是他在此工作7年却仍然不願意離開的原因。

站在全隊的最前方

有時候，英雄的背面可能是生命的付出。

消防員胡樂本是可以躲過這場爆炸的。7月底，他的手在一次消防演習中擦傷了，被送回家休養。爆炸3天前，他待不住了，吵着要回隊里。

母親勸他再待幾天，他飛快地往包里裝行李，搖頭：“媽，我必須得歸隊，最近隊里忙，缺人。”

沒人勸得住這個21歲的年輕人。

沒人想到，3天后，天津港瑞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危化品堆棧起火，天津港消防支隊的三個專職隊——一大隊、四大隊、五大隊作為第一批救援隊伍到達了事故現場。胡樂和24位隊友一起消失在火場里。

當晚10點50分接警前，胡樂的18歲隊友齊吉旭，還在跟爸爸用QQ語音聊天兒，問自己的外甥怎麼還沒睡覺，語氣輕鬆。

聊天快要結束時，齊吉旭告訴爸爸，自己要出警，“就是一個小火災”。

當晚11點20分，爆炸發生前10分鐘，胡樂出現在隊友的微信朋友圈里。

那是一張照片，胡樂穿着消防服，身材瘦削，站在巨大的火場前，高高舉着水槍。

作為戰鬥一班的班長，他如往常一樣，站在全隊的最前方，集裝箱里噴吐的火舌近得可以灼到他的臉。

“還可以發朋友圈，說明這群孩子還沒意識到危險。”胡樂的母親說。

爆炸發生前1分鐘，終於有人意識到不對了。

兄弟隊伍最後的痕跡

消防四大隊是離五大隊最近的隊伍，他們中的幸存者或許能還原出兄弟隊伍最後的痕跡。

四大隊消防員的對講機里突然傳出了隊長的聲音：“情況不對，大家先撤出來。”語音剛落，兩次劇烈的爆炸在30秒內相繼發生。

現場似火山噴發，升騰而起的蘑菇雲遮天蔽日，帶着火星的噴射物四散而落，彷彿末日來臨。

胡樂的媽媽再給他打電話，那頭是“嘟嘟”的忙音。

有家屬跑到五大隊的宿舍去看，他們走的時候不算慌忙，被子都疊得整齊。

十幾部手機放在床上充電，不時有電話打進來，却再沒有人接聽。

沒有一個人活着回來。

被找到的，是隊長趙飛和消防員喬鵬的屍體，已經被燒得焦爛。

四大隊的消防員王元，是為數不多的幸運兒。被人從火場救起，現在正在醫院休養。

有人問他，等傷病好了，還想做消防員嗎？他說，當然了。

當年，他是因為老婆才當消防員的。“我老婆說她喜歡當兵的，我就說你跟我吧，我也當兵。”

12日晚，他只顧着火情嚴重，走得急，手機也沒帶，根本沒機會跟老婆說句話。

回來後發現，妻子當晚一直在離火場一百多米的消防隊宿舍里等他。爆炸時，她受了重傷，去世了。(新京)

8.12事故遇難者



昨天，一位市民在天津市濱海新區京門大道街心公園舉行的悼念活動上默哀悼念。當日，天津港“8·12”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悼念活動在天津舉行。

新華社記者 白禹 攝